



定格苦难的 毕业照

□王成志

有一种记忆,叫作心中的电影,一帧一帧在脑海里播放;有一种纪念,叫作手中的照片,一张一张在心里珍藏。

无意间,刷到初中班主任程华老师的微信朋友圈,发现了我读初中时的毕业照。惊喜之余,也唤起了封存的记忆。

这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上,同学们一个个瘦弱单薄、稚嫩懵懂,板正站立;前排的老师们,有严肃的、有优雅的、有皱纹满脸的、也有青春洋溢的。我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:消瘦羸弱,露出一张羞涩稚嫩的笑脸。身上那件补疤衣服特别显眼,肥大破旧。全班50多个同学中,我是唯一一个穿补疤衣服的。

我记得,这张照片是1979年5月初中考考试的最后一天拍摄的,那年我15岁。这是我少年时代唯一一张照片,它定格了我少年的模样,也印刻了我少年时期最深刻、最苦涩的记忆。

少年时期的往事,历历在目,仿若昨日。20世纪70年代末,家里贫困,而我是长身体的少年时期,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、面黄肌瘦,连学费都缴不起,穿补疤衣服是常态。我记得,拍摄这张照片时,是一个晴天。那天上午,同学们摆好凳子、搭好拍摄台,从县城请来的摄影师傅也架好了老式相机,大家集合站队,摆好姿势。正要拍摄时,突然有同学大喊:“班长还没来!”大家回头寻找,果然不见我。我当时成绩好、表现好,初中一直当班长,是全班同学喜欢的“小头儿”。

但当时的我很自卑,很不愿参加这次集体毕业照拍摄。原因有二:一是家里太穷,拿不出5角钱购买这张毕业照,也没敢跟父母要钱;二是同学们穿戴整齐,我却一身补疤探补疤的肥大旧衣服,害怕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一副可怜凄惨的形象。所以,我趁同学们作准备时,悄悄躲进了厕所。

班主任程华老师对每个学生都疼爱有加,他期望这次毕业照一个同学都不能少!程老师急令大家四处寻找,我终于被同学从男厕所里“揪”了出来。我羞愧难当,只好尴尬地站到最后一排,无可奈何地参加了拍摄。

不久,交了费的同学都开心地拿到了毕业照。而我没钱,只有羡慕的份儿,心里的刺痛无以复加。少年时代唯一一次拍的相片,我却无法存留!

前些天,程老师把这张初中毕业照翻拍后,放在了微信朋友圈里,我才得以看到45年前自己的模样,也想起了那段苦涩的往事。

往事不堪回首,牵动的都是心痛。看到这张毕业照,回忆起初中毕业的那些天,心情惆怅而哀愁。

当时,我即将与老师和同学分离,从此各奔前程。那时青春懵懂,不知道毕业意味着什么?面对即将踏上的未知旅程,我忐忑不安。

父母此时已经病逝,家里经济困难,但我成绩好、表现也好,程老师为我揪心、着急,赶忙找上门来,聚拢我的哥哥嫂嫂和亲戚们开家庭会,说尽肺腑之言,苦口婆心动员亲戚们伸出援助之手,助我读完高中,争取考上大学。那次“援助”家庭会上,我心里的失落、苦痛、酸楚无以言表,只是一个劲地表示会好好学习,一定考上中专或大学,改变命运。

命运多舛。1982年,我参加高考,差17分没能上大学录取线,被挤下了求学改变命运的“独木桥”。当年10月,我参军去了南方,后来发奋考上军校,在部队服役十多年后,转业回到重庆当了一名警察。

任时光匆匆,岁月流逝,永不褪色的是祝福,永不改变的是友情。老师和同学们,我想念你们了!愿我们再聚首时,沐浴阳光,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张君(化名)终于要回家的消息不胫而走。4月6日一大早,石柱县鱼池镇团结村,张君的亲戚族人和左邻右舍,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他家迎候。张君抱着母亲的双腿久跪不起,母子俩和继父都哭成了泪人,在场的人也都泪眼婆娑,他们不只是激动,更有感动。

儿子外出打工,失踪十多年 住在南方一个山洞里……

□张柏华

1 意外惊喜

4月4日上午,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,和平常空闲时一样,或坐或站,聚集在张君家说着家长里短。“叮铃铃,叮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。张君的妈妈拿起电话一看:“又是骚扰电话,懒得搭理。”可她刚一放下,电话铃声再次响起。“嫂嫂,我来接,万一不是骚扰电话呢?”张君的堂叔接过手机,刚按下接听键,便听到对方说:“我是鱼池派出所的值班民警……”“还敢假冒值班民警?你怎么不自己是公安局局长啊,接着编……”对方话还没说完,张君的堂叔就嘀咕起来。

“已经有了你儿子张君的消息,请你赶紧到派出所来确认一下。”电话那边接着说。一听到“张君”这个名字,大家都不能平静了:“莫非是真的?我们马上到派出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?”从张君的家到鱼池派出所,开车仅需三五分钟,他们很快就到了派出所。

“这是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白云派出所传过来的视频、照片和身份证,请你们好好确认一下,看他到底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张君?”鱼池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一边指着视频、照片、身份证,一边满怀希望地看着张君的妈妈。哪还用得着细辨,张君的妈妈早已满含热泪:“是的,是的,是我的儿子。他还好吗?”接着,同来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激动起来:“真是太好了,张君终于找到了!”值班民警接着说:“现在,张君住在一个废弃的山洞里,白云派出所已落实专人二十四小时关注,希望你们尽早过去把他接回来,而且越快越好。”

2 失联岁月

2012年春,张君去福建打工,每隔两三个月,都会寄钱回来。他走的时候还说,等找钱回来就把老房子拆了重修,然后娶妻生子。可到了年底,他却告诉妈妈“今年不回来了”。家人都想着,或许是今年没挣到钱,那就等明年吧。等啊盼啊,一年很快就过去了,可张君还是没回来,而且这一年,他和家人的联系只有寥寥几次。

更让人担忧的是,此后,张君就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十多年来,张君的妈妈多次前往鱼池派出所寻求帮助,但始终没能查到张君的半点信息。张君是家里的独子,10岁那年,他的父亲生病去世,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思子心切,张君的妈妈先后患上了冠心病、抑郁症,甚至还有过轻生的念头。

过去十几年,张君到底经历了些什么,为啥和家人失去了联系?张君的几位亲人到了白云派出所见到他后,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缘由。原来,张君2014年来到浙江温州打工,后来又在水一家皮革厂上班,还是个班长。但在2015年下半年,他和几个同事去瓯江洗澡时,不幸卷入了漩涡中,幸好同事水性好,才救了他一命。从那以后,张君觉得人生无常,没啥意义,便开始迷恋上网络游戏。第二年,他在一位同事的“鼓动”下,不顾同乡好友劝阻,干脆辞掉工作,整天关在出租屋里耍游戏。

一日日,一月月,他斗志消沉,变得沉沦懒惰,几



万元的积蓄也被挥霍一空。等他再次想到找工作谋生时,发现身份证已过期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黑户”,也没有厂家敢要他。从此,生活断了来路的他,只得住进地下室、废弃的居民楼或是山洞里,开始了饱一顿、饿一顿的“流浪”生活,整日到大商场“蹭网”玩游戏,有时找点临时的搬运活儿糊口。“不过,他‘流浪’的这十来年里,活得明白,不偷不摸。”白云派出所的副所长温伟飞告诉张君的亲人们。

3 亲人团聚

2023年下半年,白云街道溪口大桥附近的一幢废弃的居民楼,突然被拆毁了,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张君不得不再次“搬家”。其实,早在居民楼被拆之前,他就相中了后面草木中一个存放杂物的山洞。山洞虽然很窄很矮,但不漏雨不灌风,刚好能居住,而且上街也很近。拆毁后的居民楼一直闲置着,于是后面的坡地就变成了临时耕地,附近的居民便在此种上了瓜豆小菜。来这里种菜、摘菜的人,时不时都会碰上张君,好心人还会给他送些水果、零食和零钱等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今年3月底,张君住的山洞也要拆了,他只能再次寻找住处。恰在这时,退休干部老季来这里种菜,看到了住在山洞里的张君,经验告诉他,此事非同小可,必须及时向政府汇报。于是,老季拍了视频和照片,连同张君过期的身份证,在第一时间传给了白云街道办。

4月3日上午,白云派出所副所长温伟飞来白云街道办事,街道党工委副主任周翔翔向他反映了张君的情况。一阵惊讶过后,温伟飞立马高度警觉起来:“每个流浪汉的背后,必有一个家庭。”温伟飞马不停蹄地回到派出所,立即通过公安内网核实了张君的身份。由于张君是重庆户籍,公安内网上无法找到他的家人。温伟飞想方设法查到了石柱县鱼池派出所的值班电话,立即和鱼池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取得了联系,并传去了有关张君的视频和照片。

重庆警方非常给力,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张君的家人,于是才有了开头的那段对话。

从鱼池派出所出来后,张君的妈妈当即决定,马上赶赴丽水莲都。1500公里的路途,日夜兼程,4月5日上午7点,张君的亲人们便抵达了白云派出所。得知消息的温伟飞,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,找到了张君住的山洞,把他领到了白云派出所。

在白云派出所的大厅里,亲人们终于见到了失联十多年的张君。他们热泪盈眶,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。这一刻,所有的期盼和付出,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和感激。正因为有了这些视频和照片,有了像老季这样的好心人,有了温警官和重庆值班民警这样的好警察,流浪十多年的张君才得以平安回家。他年近七旬的老妈妈,终于可以放下12年沉重的牵挂。

“我一定用心、用情教育好儿子,让其尽快融入社会,并成为社会有用之人,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们全家的关心帮助。”这是张君妈妈写给白云派出所的感谢信中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们衷心祝愿张君一家,尽快走出家人离散的伤痛,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!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